



边看边聊

父母对我的大爱,体现在我十八岁时,坚决将我放飞。我从十八岁起就独立生活,十九岁起自己挣钱养活自己,还很青涩的我,单枪匹马在复杂诡谲的人际中应对浮沉。我对父母的大爱,体现在每一个春节,一定要去探望。

记得我第一次春节探望,那时父亲在张家口解放军建设工程学院任教,母亲随往,下了火车,我步行到他们居住的东山坡宿舍。我回到家的第一

眼,就看到母亲在厨房中操持的背影,同时闻到往日熟悉的酸菜蚕豆汤的味道,那是我幼时最爱的一道菜,不消说,我写信报告过回家的日期,母亲是掐准时间特意为我烹饪。后来父母又搬迁,但我春节探望的第一眼,几乎总是母亲在厨房中的身影。记得有一年母亲是在厨房中包黑芝麻汤圆,她转过身来看到我,照例高兴地呼唤:“刘么!”我是最小的儿子,父母和兄姊都唤我刘么,那天和母亲一起在厨房忙活的,有远方的小表妹,她以前没见过我,但知道我是写小说的,她喜爱文学,一下子见到我,激动地挥动手臂,不承想一下子碰翻了一竹筐包好的汤圆,窘得不行。母亲却没有责备她,我帮着把翻落地上的汤圆收拾起来倒掉,小表妹几乎要哭出声来,母亲却仿佛根本没有发生这场意外,一边煮起汤圆一边跟我说:“你黛萍妹妹不但喜欢读小说,还打算写小说呢,你得便辅导辅导她啊!”后来我跟黛萍聊天,她说:“伯妈最惜物的,

那天我当着你的面碰翻汤圆,她心里一定在叹可惜,可她却一句相关的话都没说,这要写到小说里,是不是能构成一个感人的细节呢?”我就知道,黛萍是有灵性的,但此对母亲善良宽厚的天性,有了更深的认知。

我娶妻生子后,父母相继去世。我有了自己的家。我从近40岁起,就常常出差,有时还到国外访问,每次回家,到了单元门口,我都既不敲门也不按门铃,而是用带在身上的钥匙自己开门,那么我回家第一眼看到的,就是厅里长沙发上的情景:妻子晓歌歪在沙发上,腰下盖着薄毛毯,而两只猫——浑身雪白、双眼碧蓝的眼睛和花狸皮毛的挪威森林猫狸狸,一个蜷曲在她脚上,一个蹲伏在她腰上。妻子听到我开门进入的声音,从沙发上坐起,双手伸到脑后整理头发,唉,她不用说什么,我心已酥了。两只猫跳下沙发,凑近我裤腿嗅闻,应该是在验明我的正身。妻子体弱,有几次我开门后,第一眼的沙发上,并没有她,但她坐卧的痕迹,只有狸狸趴在沙发上,抬头瞪着我,仿佛在责问我为什么没按时到家。我一边跟他解释飞机晚了,一边去卧室,晓歌躺在床上睡着了,眼睛一如既往地蜷曲在她脚上给她暖脚……

有家可回的感觉真好。有人在等待你回家的感觉更妙。回家第一眼看到的是一如既往没有改变的平凡宁静温馨,那就是十足的幸福。

鲁迅《社戏》写一群陪同“我”这个小客人半夜看社戏回来的孩子们合计偷蚕豆来煮吃的事:船一停,跳上岸,正好是阿发家的田;阿发在豆田里来回一摸,说:“偷我们的罢,我们的大得多呢。”

阿发心地善良,好客大方,童真儿语,脱口而出。不过,旁人并不喝彩,因为人同此心,心同此语:都把在场的大家圈进偷豆的一方,惟大是偷,不以为过,都把自己的小家划入被偷的一方,幸而偷中,反以为荣。

不知什么时候开始,全国各地,大家习惯叫幼儿园的园长为“园长妈妈”,极个别还会有“园长爸爸”“园长姐姐”。

2010年我成为正职园长时,就这样被孩子们、家长称呼着,初时,还挣扎了一下:“叫我龚老师吧”,但随着自己年龄增长以及年轻老师不断加入,叫我“园长妈妈”的群体越来越多,也越来越自然,这称谓听上去如同温暖的家人,我也只能顺其自然了。

记得开学时,一个孩子兴奋地宣布:“知道吧,我们的教室就在园长妈妈房间的旁边。这意味着他们有更多机会看到我,还可以逛到我办公室里来坐坐聊聊天。而教师节时,几个大班的孩子持“小记者证”走进我办公室采访,面对房间里那些照片和特别的卡片、自制礼物,孩子们连续发问“你什么时候变成短发

刘心武

## 回家第一眼

自己一个人回到家中,还下意识以为第一眼还会有沙发上的人与猫或她坐卧过留下的痕迹,但一愣神后,意识到不仅晓歌飞了,睛睛狸狸也都到仙界去陪伴她了,不亦乐乎。

如今我从外地归家,回家第一眼见到的,是观望厅里飘窗前的盆竹,那盆竹子不是从花木店买来的,是1982年去福建采风,邀请方从山里剜出来赠我的。好不容易带回北京,带回时不足1米只有四五个分枝,也不知它在北京单元房里,能不能就靠盆土成活。没想到四十多年过去,只不过换过几次盆添过几次土,平时也

就是见盆土干透了浇次透水,它虽然始终长不成粗竿茂叶,却一直活着,高度近3米,枝干保持在十竿左右,时不时地抽出细细的嫩笋,修剪掉枯枝枯叶,嫩笋会蹿高抽出新叶,这些年出于植物固有的趋光性,所有的竹竿上部都朝窗外弯曲,我把下部竹竿绑住加绿色塑料棍支撑,上部望去仿佛是翠绿的孔雀开屏。回家了,开门第一眼,必定望见那独特的盆竹。如今我父母、兄姊、妻子连同爱猫,都往仙界去了,但我还健在,仍有自己的家,回家第一眼,仍有生命力旺盛的盆竹鼓励我好好生活,真美!

东坡肉不是煮出名的,而是百姓叫出名的。

近读史书,读到苏东坡的《猪肉颂》,忽然感到东坡肉这个代代传诵、华夏最著名的红烧肉不是烧煮出名的,而是百姓叫出名的。

正史中没有苏东坡烧制东坡肉的明确记载。其他史料有几种说法。追本溯源,有一个共同处,即苏东坡赤诚为民,而百姓衷心爱戴苏东坡,从而“造就”了东坡肉。宋神宗熙宁十年(公元1077年)四月,苏东坡任徐州知州。七月七日,黄河在澶州曹村埽一带决口,洪水围困

徐州,水位高至二丈八尺。苏东坡亲荷畚插,与全城军民抗洪筑堤保城,奋战七十多个昼夜,保住了徐州城。徐州百姓在抗洪保城的日日夜夜中,看到了这位与百姓同呼吸共存亡的好官,纷纷杀猪宰羊,担酒携菜,上知州府慰劳。苏东坡推辞不掉,收下后亲自指点家人制成红烧肉,又回赠全城抗洪百姓。百姓食后,香在嘴里,甜在心里,“东坡肉”从百姓心中叫喊出来,口口相传,全城皆颂。宋哲宗元祐四年(公元1089年)一

月,苏东坡再次任杭州知州。元祐五年五、六月间,浙西滂沱大雨一直不止,太湖泛滥成灾。由于苏东坡及早组织百姓疏浚西湖,加堤建桥,使全城百姓度过了大洪灾。杭州百姓从心底里感谢这位赤诚为民的官员,听说他在徐州时的抗洪事迹,于是到了过年,也抬猪担酒给他拜年。苏东坡还是无法推



盆竹 (水彩画)

刘心武作

辞,便收下教家人制成红烧肉,然后分送给疏浚西湖的民工们过年。大家吃后,嘴里享口福,心里享幸福,都把他送来的肉亲切地称为“东坡肉”,且年年相传,岁岁称颂。

《猪肉颂》里说:“黄州好猪肉,价贱如泥土。贵者不肯吃,贫者不解煮。早晨起来打两碗,饱得自家君莫管。”反食品味这如

打油诗俚语般的诗句,我觉得透过东坡肉,反映出苏东坡乐在百姓之中的状态。黄州的猪肉好,有钱人不屑于吃,贫者又不知道怎么做。他早上起来吃两碗,饭饱意美。这种乐朝堂不可得,府堂不可得,唯有跟百姓生活在一起,农人农事农饭农乐,才能有如此美妙感觉。苏东坡“放浪山水间,与樵渔杂处”,跟百姓一同同吃同住,“身耕妻蚕”,才能获此快乐。他爱百姓,百姓爱他,“东坡肉”从百姓心底喊出来。其实远不止此,还有“东坡肘子”“东坡豆腐”“东坡芽脍”“东坡饼”“东坡羹”……就此说苏东坡是吃货,不亦然也。

绝我的关心,而老师在边上说“这是园长妈妈”,孩子却哭着说“不是,我要自己的妈妈”,他们的关注点在“妈妈”一词上。而大班的孩子们已经非常熟悉我,关注点落在“园长”一词上。一位小学校长也曾坦言,一年级的孩子把她称为“校长妈妈”时,她很不习惯,原来是孩子们把幼儿园的称呼带到小学了。

虽然只是称谓,但这些有趣的讨论在接下来的几周中,不断得到了回应与发展。

运动时再遇到小王同学,他主动说:“我知道了,你姓龚。”我对他竖起大拇指。一群孩子见到我说“龚老师好”“龚园长好”,甚至还有孩子用沪语叫我:君老师(“龚”的沪语谐音)。一位老师传达了孩子们对园长妈妈的印象:她喜欢笑;她喜欢穿套装;她是温文尔雅的(这词把我惊艳到了);她很忙的,经常要去开会,还要去看

是,过几天我们再来聊聊。”同时,又和身边的老师说:“这个话题有意思,可以议一下。”

一转弯,见一群孩子在运动,其中有个非常喜欢和我聊天,让我获得了“园长妈妈”与孩子们之间的“距离”。看来,孩子对于自己口中的“园长妈妈”只是个称呼。小班时,有些还不适应幼儿园集体生活的孩子会拒

绝我的关心,而老师在边上说“这是园长妈妈”,孩子却哭着说“不是,我要自己的妈妈”,他们的关注点在“妈妈”一词上。而大班的孩子们已经非常熟悉我,关注点落在“园长”一词上。一位小学校长也曾坦言,一年级的孩子把她称为“校长妈妈”时,她很不习惯,原来是孩子们把幼儿园的称呼带到小学了。

虽然只是称谓,但这些有趣的讨论在接下来的几周中,不断得到了回应与发展。

运动时再遇到小王同学,他主动说:“我知道了,你姓龚。”我对他竖起大拇指。一群孩子见到我说“龚老师好”“龚园长好”,甚至还有孩子用沪语叫我:君老师(“龚”的沪语谐音)。一位老师传达了孩子们对园长妈妈的印象:她喜欢笑;她喜欢穿套装;她是温文尔雅的(这词把我惊艳到了);她很忙的,经常要去开会,还要去看

是,过几天我们再来聊聊。”同时,又和身边的老师说:“这个话题有意思,可以议一下。”

一转弯,见一群孩子在运动,其中有个非常喜欢和我聊天,让我获得了“园长妈妈”与孩子们之间的“距离”。看来,孩子对于自己口中的“园长妈妈”只是个称呼。小班时,有些还不适应幼儿园集体生活的孩子会拒

绝我的关心,而老师在边上说“这是园长妈妈”,孩子却哭着说“不是,我要自己的妈妈”,他们的关注点在“妈妈”一词上。而大班的孩子们已经非常熟悉我,关注点落在“园长”一词上。一位小学校长也曾坦言,一年级的孩子把她称为“校长妈妈”时,她很不习惯,原来是孩子们把幼儿园的称呼带到小学了。

虽然只是称谓,但这些有趣的讨论在接下来的几周中,不断得到了回应与发展。

运动时再遇到小王同学,他主动说:“我知道了,你姓龚。”我对他竖起大拇指。一群孩子见到我说“龚老师好”“龚园长好”,甚至还有孩子用沪语叫我:君老师(“龚”的沪语谐音)。一位老师传达了孩子们对园长妈妈的印象:她喜欢笑;她喜欢穿套装;她是温文尔雅的(这词把我惊艳到了);她很忙的,经常要去开会,还要去看

是,过几天我们再来聊聊。”同时,又和身边的老师说:“这个话题有意思,可以议一下。”

一转弯,见一群孩子在运动,其中有个非常喜欢和我聊天,让我获得了“园长妈妈”与孩子们之间的“距离”。看来,孩子对于自己口中的“园长妈妈”只是个称呼。小班时,有些还不适应幼儿园集体生活的孩子会拒

绝我的关心,而老师在边上说“这是园长妈妈”,孩子却哭着说“不是,我要自己的妈妈”,他们的关注点在“妈妈”一词上。而大班的孩子们已经非常熟悉我,关注点落在“园长”一词上。一位小学校长也曾坦言,一年级的孩子把她称为“校长妈妈”时,她很不习惯,原来是孩子们把幼儿园的称呼带到小学了。

虽然只是称谓,但这些有趣的讨论在接下来的几周中,不断得到了回应与发展。

运动时再遇到小王同学,他主动说:“我知道了,你姓龚。”我对他竖起大拇指。一群孩子见到我说“龚老师好”“龚园长好”,甚至还有孩子用沪语叫我:君老师(“龚”的沪语谐音)。一位老师传达了孩子们对园长妈妈的印象:她喜欢笑;她喜欢穿套装;她是温文尔雅的(这词把我惊艳到了);她很忙的,经常要去开会,还要去看

去年秋天,我参加了社交媒体平台“小红书”举办的“身边写作大赛”,担任评委之一。新媒体写作区别于传统写作的地方,在于它的互动性、算法不确定性及其他结合视觉体验有关的综合呈现。令我没想到的是,主办方的工作态度也非常“卷”。对于我的评审分数和评语,开了至少两次线上会议,需要我逐一解释缘故,并分享使用体验。这是担任其他文学比赛评审从未有过的经验。我赞赏它的公平性,慢慢开始认真观察媒介与写作呈现的复杂关系。

因为我是首届比赛,受众也不知道自己是不是有机会被看见,我的账号后台有大量信件蜂拥而至。最后入选复赛的作品,由主办方初筛完成,类目可谓面面俱到,有外国人写中国生活的,有雅思教师失业后去英国陪读代购的,有自闭症商业机构教师辞职改行做配音员的,也有书写人生回忆录的。这两年,因为疫情和经济环境的关系,更多人沉迷互联网社交媒体的使用。有些变动中的人,有机会看到危机中普通人动荡生活的细节,这些话题也确实是由社交媒体来传递会更直接、迅速。像那位雅思老师,就写作了一些她所见到的留学生生活变迁,有的中国家长极致溺爱,有的则突然破产。有一位学习特殊教育并去自闭症商业机构任教的老师,曾在公司业绩和道德良知间苦苦挣扎。她是有机会身处社会关怀和资本逐利之间的观察者,可惜她不愿意露面参与公开讨论。

颁奖那天,我有机会与三位决赛入选者对谈。其中一位男选手,写的是自己35岁失业后在广州打电销的经历。他的行文非常“知乎”,有说教的一面,亦有沧桑世故的一面。没想到直到对谈时才发现,他讲话特别有梗,每一句都经过精心设计。甚至参加过一个女性用户为主的平台选拔,也是特意搞的差异化策略。打听下来,原来他真的曾经参加过脱口秀的选拔。可见在各个领域,他都曾努力“被看见”。还有一位是北漂妈妈,她所见到的网络世界和现实世界其实非常割裂。在网络世界中,陌生人对她育儿的方式非常赞赏,喜欢看她分享带女儿认真生活的点点滴滴,认为孩子的自然天性不可被抹杀。但到了现实世界,体感却完全不同,就连房产中介都会主动提醒她,你买的不是学区房,以后操

心的事可太多了。她要如何处理这些截然不同的意见?又该如何规划孩子的一生?她有时能从网友评论中获得自信,但这种正反馈是十分不确定的,需要媒介使用者清醒地辨析。

而最令我惊讶的,是一位名叫“我恋禾谷”奶奶。她今年70岁,在小红书上发表的文章题目是《老伴儿的生平》,讲述了已经在2015年离世的老伴儿的人生经历。她讲述生动,亦能看到半个世纪的中国社会发展的脉络。我开始没有给她打出最高的分数,没想到见到真人时,才发现禾谷奶奶实在是太有趣了。例如她说,她会选择在凌晨3到4点之间发文。她起床后,会把自己手写的回忆录经整理后发布在小红书平台。特意选择在这个冷门的时间,她的解释是自己的丈夫已经过世了,按民俗来说,那个时间段发布出去,另一个世界的他才能看到。我有时分不清楚她是在说笑话,还是在说真的。但禾谷奶奶现场分享的效果极好,年轻人都很喜欢她的地狱笑话。例如她说,她本来的网名叫做“我恋黄土”,后来发现不太吉利,就改成了“我恋禾谷”。

参加完颁奖之后,我回到单位上非学历写作班,同样遇到了一位70多岁的女性学员。在下课后她问我,她们的经验是不是已经没用了。我顿时觉得自己准备的内容很可能让她感到陌生和不安。如果她的经验已经没用,那我的经验很快也会没用。当机器写作的经验完全有能力取代每一分、每一秒都在折旧的人的经验时,难道人的价值就没有了吗?当然不是的,但我还是十分伤感。“身边写作大赛”结束之后,平台给人围者拍摄了纪录片,我看到禾谷奶奶的影片非常感慨。这也是我在裁判后,重新打动我的力量。禾谷奶奶十分尊重年轻网友的意见,领奖前还让粉丝帮她挑选衣服,她最后选了一件和老伴一起定做的褂子。网友看到了非常高兴,那条选衣服的笔记成了爆款,甚至超越了她参赛的作品。这真是离奇,但却有“算法”的逻辑。听说,小红书会特别开辟一个“老红书”的赛道来传达各个年龄段女性的生活方式。我猜想“我恋禾谷”奶奶,会是“老红书”的第一代icon。

月,苏东坡再次任杭州知州。元祐五年五、六月间,浙西滂沱大雨一直不止,太湖泛滥成灾。由于苏东坡及早组织百姓疏浚西湖,加堤建桥,使全城百姓度过了大洪灾。杭州百姓从心底里感谢这位赤诚为民的官员,听说他在徐州时的抗洪事迹,于是到了过年,也抬猪担酒给他拜年。苏东坡还是无法推

辞,便收下教家人制成红烧肉,然后分送给疏浚西湖的民工们过年。大家吃后,嘴里享口福,心里享幸福,都把他送来的肉亲切地称为“东坡肉”,且年年相传,岁岁称颂。

《猪肉颂》里说:“黄州好猪肉,价贱如泥土。贵者不肯吃,贫者不解煮。早晨起来打两碗,饱得自家君莫管。”反食品味这如

打油诗俚语般的诗句,我觉得透过东坡肉,反映出苏东坡乐在百姓之中的状态。黄州的猪肉好,有钱人不屑于吃,贫者又不知道怎么做。他早上起来吃两碗,饭饱意美。这种乐朝堂不可得,府堂不可得,唯有跟百姓生活在一起,农人农事农饭农乐,才能有如此美妙感觉。苏东坡“放浪山水间,与樵渔杂处”,跟百姓一同同吃同住,“身耕妻蚕”,才能获此快乐。他爱百姓,百姓爱他,“东坡肉”从百姓心底喊出来。其实远不止此,还有“东坡肘子”“东坡豆腐”“东坡芽脍”“东坡饼”“东坡羹”……就此说苏东坡是吃货,不亦然也。

绝我的关心,而老师在边上说“这是园长妈妈”,孩子却哭着说“不是,我要自己的妈妈”,他们的关注点在“妈妈”一词上。而大班的孩子们已经非常熟悉我,关注点落在“园长”一词上。一位小学校长也曾坦言,一年级的孩子把她称为“校长妈妈”时,她很不习惯,原来是孩子们把幼儿园的称呼带到小学了。

虽然只是称谓,但这些有趣的讨论在接下来的几周中,不断得到了回应与发展。

去年秋天,我参加了社交媒体平台“小红书”举办的“身边写作大赛”,担任评委之一。新媒体写作区别于传统写作的地方,在于它的互动性、算法不确定性及其他结合视觉体验有关的综合呈现。令我没想到的是,主办方的工作态度也非常“卷”。对于我的评审分数和评语,开了至少两次线上会议,需要我逐一解释缘故,并分享使用体验。这是担任其他文学比赛评审从未有过的经验。我赞赏它的公平性,慢慢开始认真观察媒介与写作呈现的复杂关系。

因为我是首届比赛,受众也不知道自己是不是有机会被看见,我的账号后台有大量信件蜂拥而至。最后入选复赛的作品,由主办方初筛完成,类目可谓面面俱到,有外国人写中国生活的,有雅思教师失业后去英国陪读代购的,有自闭症商业机构教师辞职改行做配音员的,也有书写人生回忆录的。这两年,因为疫情和经济环境的关系,更多人沉迷互联网社交媒体的使用。有些变动中的人,有机会看到危机中普通人动荡生活的细节,这些话题也确实是由社交媒体来传递会更直接、迅速。像那位雅思老师,就写作了一些她所见到的留学生生活变迁,有的中国家长极致溺爱,有的则突然破产。有一位学习特殊教育并去自闭症商业机构任教的老师,曾在公司业绩和道德良知间苦苦挣扎。她是有机会身处社会关怀和资本逐利之间的观察者,可惜她不愿意露面参与公开讨论。

颁奖那天,我有机会与三位决赛入选者对谈。其中一位男选手,写的是自己35岁失业后在广州打电销的经历。他的行文非常“知乎”,有说教的一面,亦有沧桑世故的一面。没想到直到对谈时才发现,他讲话特别有梗,每一句都经过精心设计。甚至参加过一个女性用户为主的平台选拔,也是特意搞的差异化策略。打听下来,原来他真的曾经参加过脱口秀的选拔。可见在各个领域,他都曾努力“被看见”。还有一位是北漂妈妈,她所见到的网络世界和现实世界其实非常割裂。在网络世界中,陌生人对她育儿的方式非常赞赏,喜欢看她分享带女儿认真生活的点点滴滴,认为孩子的自然天性不可被抹杀。但到了现实世界,体感却完全不同,就连房产中介都会主动提醒她,你买的不是学区房,以后操

心的事可太多了。她要如何处理这些截然不同的意见?又该如何规划孩子的一生?她有时能从网友评论中获得自信,但这种正反馈是十分不确定的,需要媒介使用者清醒地辨析。

而最令我惊讶的,是一位名叫“我恋禾谷”奶奶。她今年70岁,在小红书上发表的文章题目是《老伴儿的生平》,讲述了已经在2015年离世的老伴儿的人生经历。她讲述生动,亦能看到半个世纪的中国社会发展的脉络。我开始没有给她打出最高的分数,没想到见到真人时,才发现禾谷奶奶实在是太有趣了。例如她说,她会选择在凌晨3到4点之间发文。她起床后,会把自己手写的回忆录经整理后发布在小红书平台。特意选择在这个冷门的时间,她的解释是自己的丈夫已经过世了,按民俗来说,那个时间段发布出去,另一个世界的他才能看到。我有时分不清楚她是在说笑话,还是在说真的。但禾谷奶奶现场分享的效果极好,年轻人都很喜欢她的地狱笑话。例如她说,她本来的网名叫做“我恋黄土”,后来发现不太吉利,就改成了“我恋禾谷”。

参加完颁奖之后,我回到单位上非学历写作班,同样遇到了一位70多岁的女性学员。在下课后她问我,她们的经验是不是已经没用了。我顿时觉得自己准备的内容很可能让她感到陌生和不安。如果她的经验已经没用,那我的经验很快也会没用。当机器写作的经验完全有能力取代每一分、每一秒都在折旧的人的经验时,难道人的价值就没有了吗?当然不是的,但我还是十分伤感。“身边写作大赛”结束之后,平台给人围者拍摄了纪录片,我看到禾谷奶奶的影片非常感慨。这也是我在裁判后,重新打动我的力量。禾谷奶奶十分尊重年轻网友的意见,领奖前还让粉丝帮她挑选衣服,她最后选了一件和老伴一起定做的褂子。网友看到了非常高兴,那条选衣服的笔记成了爆款,甚至超越了她参赛的作品。这真是离奇,但却有“算法”的逻辑。听说,小红书会特别开辟一个“老红书”的赛道来传达各个年龄段女性的生活方式。我猜想“我恋禾谷”奶奶,会是“老红书”的第一代icon。

月,苏东坡再次任杭州知州。元祐五年五、六月间,浙西滂沱大雨一直不止,太湖泛滥成灾。由于苏东坡及早组织百姓疏浚西湖,加堤建桥,使全城百姓度过了大洪灾。杭州百姓从心底里感谢这位赤诚为民的官员,听说他在徐州时的抗洪事迹,于是到了过年,也抬猪担酒给他拜年。苏东坡还是无法推

辞,便收下教家人制成红烧肉,然后分送给疏浚西湖的民工们过年。大家吃后,嘴里享口福,心里享幸福,都把他送来的肉亲切地称为“东坡肉”,且年年相传,岁岁称颂。

《猪肉颂》里说:“黄州好猪肉,价贱如泥土。贵者不肯吃,贫者不解煮。早晨起来打两碗,饱得自家君莫管。”反食品味这如

打油诗俚语般的诗句,我觉得透过东坡肉,反映出苏东坡乐在百姓之中的状态。黄州的猪肉好,有钱人不屑于吃,贫者又不知道怎么做。他早上起来吃两碗,饭饱意美。这种乐朝堂不可得,府堂不可得,唯有跟百姓生活在一起,农人农事农饭农乐,才能有如此美妙感觉。苏东坡“放浪山水间,与樵渔杂处”,跟百姓一同同吃同住,“身耕妻蚕”,才能获此快乐。他爱百姓,百姓爱他,“东坡肉”从百姓心底喊出来。其实远不止此,还有“东坡肘子”“东坡豆腐”“东坡芽脍”“东坡饼”“东坡羹”……就此说苏东坡是吃货,不亦然也。

绝我的关心,而老师在边上说“这是园长妈妈”,孩子却哭着说“不是,我要自己的妈妈”,他们的关注点在“妈妈”一词上。而大班的孩子们已经非常熟悉我,关注点落在“园长”一词上。一位小学校长也曾坦言,一年级的孩子把她称为“校长妈妈”时,她很不习惯,原来是孩子们把幼儿园的称呼带到小学了。

虽然只是称谓,但这些有趣的讨论在接下来的几周中,不断得到了回应与发展。

去年秋天,我参加了社交媒体平台“小红书”举办的“身边写作大赛”,担任评委之一。新媒体写作区别于传统写作的地方,在于它的互动性、算法不确定性及其他结合视觉体验有关的综合呈现。令我没想到的是,主办方的工作态度也非常“卷”。对于我的评审分数和评语,开了至少两次线上会议,需要我逐一解释缘故,并分享使用体验。这是担任其他文学比赛评审从未有过的经验。我赞赏它的公平性,慢慢开始认真观察媒介与写作呈现的复杂关系。

因为我是首届比赛,受众也不知道自己是不是有机会被看见,我的账号后台有大量信件蜂拥而至。最后入选复赛的作品,由主办方初筛完成,类目可谓面面俱到,有外国人写中国生活的,有雅思教师失业后去英国陪读代购的,有自闭症商业机构教师辞职改行做配音员的,也有书写人生回忆录的。这两年,因为疫情和经济环境的关系,更多人沉迷互联网社交媒体的使用。有些变动中的人,有机会看到危机中普通人动荡生活的细节,这些话题也确实是由社交媒体来传递会更直接、迅速。像那位雅思老师,就写作了一些她所见到的留学生生活变迁,有的中国家长极致溺爱,有的则突然破产。有一位学习特殊教育并去自闭症商业机构任教的老师,曾在公司业绩和道德良知间苦苦挣扎。她是有机会身处社会关怀和资本逐利之间的观察者,可惜她不愿意露面参与公开讨论。

颁奖那天,我有机会与三位决赛入选者对谈。其中一位男选手,写的是自己35岁失业后在广州打电销的经历。他的行文非常“知乎”,有说教的一面,亦有沧桑世故的一面。没想到直到对谈时才发现,他讲话特别有梗,每一句都经过精心设计。甚至参加过一个女性用户为主的平台选拔,也是特意搞的差异化策略。打听下来,原来他真的曾经参加过脱口秀的选拔。可见在各个领域,他都曾努力“被看见”。还有一位是北漂妈妈,她所见到的网络世界和现实世界其实非常割裂。在网络世界中,陌生人对她育儿的方式非常赞赏,喜欢看她分享带女儿认真生活的点点滴滴,认为孩子的自然天性不可被抹杀。但到了现实世界,体感却完全不同,就连房产中介都会主动提醒她,你买的不是学区房,以后操

心的事可太多了。她要如何处理这些截然不同的意见?又该如何规划孩子的一生?她有时能从网友评论中获得自信,但这种正反馈是十分不确定的,需要媒介使用者清醒地辨析。

而最令我惊讶的,是一位名叫“我恋禾谷”奶奶。她今年70岁,在小红书上发表的文章题目是《老伴儿的生平》,讲述了已经在2015年离世的老伴儿的人生经历。她讲述生动,亦能看到半个世纪的中国社会发展的脉络。我开始没有给她打出最高的分数,没想到见到真人时,才发现禾谷奶奶实在是太有趣了。例如她说,她会选择在凌晨3到4点之间发文。她起床后,会把自己手写的回忆录经整理后发布在小红书平台。特意选择在这个冷门的时间,她的解释是自己的丈夫已经过世了,按民俗来说,那个时间段发布出去,另一个世界的他才能看到。我有时分不清楚她是在说笑话,还是在说真的。但禾谷奶奶现场分享的效果极好,年轻人都很喜欢她的地狱笑话。例如她说,她本来的网名叫做“我恋黄土”,后来发现不太吉利,就改成了“我恋禾谷”。

参加完颁奖之后,我回到单位上非学历写作班,同样遇到了一位70多岁的女性学员。在下课后她问我,她们的经验是不是已经没用了。我顿时觉得自己准备的内容很可能让她感到陌生和不安。如果她的经验已经没用,那我的经验很快也会没用。当机器写作的经验完全有能力取代每一分、每一秒都在折旧的人的经验时,难道人的价值就没有了吗?当然不是的,但我还是十分伤感。“身边写作大赛”结束之后,平台给人围者拍摄了纪录片,我看到禾谷奶奶的影片非常感慨。这也是我在裁判后,重新打动我的力量。禾谷奶奶十分尊重年轻网友的意见,领奖前还让粉丝帮她挑选衣服,她最后选了一件和老伴一起定做的褂子。网友看到了非常高兴,那条选衣服的笔记成了爆款,甚至超越了她参赛的作品。这真是离奇,但却有“算法”的逻辑。听说,小红书会特别开辟一个“老红书”的赛道来传达各个年龄段女性的生活方式。我猜想“我恋禾谷”奶奶,会是“老红书”的第一代icon。

月,苏东坡再次任杭州知州。元祐五年五、六月间,浙西滂沱大雨一直不止,太湖泛滥成灾。由于苏东坡及早组织百姓疏浚西湖,加堤建桥,使全城百姓度过了大洪灾。杭州百姓从心底里感谢这位赤诚为民的官员,听说他在徐州时的抗洪事迹,于是到了过年,也抬猪担酒给他拜年。苏东坡还是无法推

辞,便收下教家人制成红烧肉,然后分送给疏浚西湖的民工们过年。大家吃后,嘴里享口福,心里享幸福,都把他送来的肉亲切地称为“东坡肉”,且年年相传,岁岁称颂。

《猪肉颂》里说:“黄州好猪肉,价贱如泥土。贵者不肯吃,贫者不解煮。早晨起来打两碗,饱得自家君莫管。”反食品味这如

打油诗俚语般的诗句,我觉得透过东坡肉,反映出苏东坡乐在百姓之中的状态。黄州的猪肉好,有钱人不屑于吃,贫者又不知道怎么做。他早上起来吃两碗,饭饱意美。这种乐朝堂不可得,府堂不可得,唯有跟百姓生活在一起,农人农事农饭农乐,才能有如此美妙感觉。苏东坡“放浪山水间,与樵渔杂处”,跟百姓一同同吃同住,“身耕妻蚕”,才能获此快乐。他爱百姓,百姓爱他,“东坡肉”从百姓心底喊出来。其实远不止此,还有“东坡肘子”“东坡豆腐”“东坡芽脍”“东坡饼”“东坡羹”……就此说苏东坡是吃货,不亦然也。

绝我的关心,而老师在边上说“这是园长妈妈”,孩子却哭着说“不是,我要自己的妈妈”,他们的关注点在“妈妈”一词上。而大班的孩子们已经非常熟悉我,关注点落在“园长”一词上。一位小学校长也曾坦言,一年级的孩子把她称为“校长妈妈”时,她很不习惯,原来是孩子们把幼儿园的称呼带到小学了。

虽然只是称谓,但这些有趣的讨论在接下来的几周中,不断得到了回应与发展。

运动时再遇到小王同学,他主动说:“我知道了,你姓龚。”我对他竖起大拇指。一群孩子见到我说“龚老师好”“龚园长好”,甚至还有孩子用沪语叫我:君老师(“龚”的沪语谐音)。一位老师传达了孩子们对园长妈妈的印象:她喜欢笑;她喜欢穿套装;她是温文尔雅的(这词把我惊艳到了);她很忙的,经常要去开会,还要去看

是,过几天我们再来聊聊。”同时,又和身边的老师说:“这个话题有意思,可以议一下。”

一转弯,见一群孩子在运动,其中有个非常喜欢和我聊天,让我获得了“园长妈妈”与孩子们之间的“距离”。看来,孩子对于自己口中的“园长妈妈”只是个称呼。小班时,有些还不适应幼儿园集体生活的孩子会拒

绝我的关心,而老师在边上说“这是园长妈妈”,孩子却哭着说“不是,我要自己的妈妈”,他们的关注点在“妈妈”一词上。而大班的孩子们已经非常熟悉我,关注点落在“园长”一词上。一位小学校长也曾坦言,一年级的孩子把她称为“校长妈妈”时,她很不习惯,原来是孩子们把幼儿园的称呼带到小学了。

虽然只是称谓,但这些有趣的讨论在接下来的几周中,不断得到了回应与发展。

运动时再遇到小王同学,他主动说:“我知道了,你姓龚。”我对他竖起大拇指。一群孩子见到我说“龚老师好”“龚园长好”,甚至还有孩子用沪语叫我:君老师(“龚”的沪语谐音)。一位老师传达了孩子们对园长妈妈的印象:她喜欢笑;她喜欢穿套装;她是温文尔雅的(这词把我惊艳到了);她很忙的,经常要去开会,还要去看

是,过几天我们再来聊聊。”同时,又和身边的老师说:“这个话题有意思,可以议一下。”

一转弯,见一群孩子在运动,其中有个非常喜欢和我聊天,让我获得了“园长妈妈”与孩子们之间的“距离”。看来,孩子对于自己口中的“园长妈妈”只是个称呼。小班时,有些还不适应幼儿园集体生活的孩子会拒

绝我的关心,而老师在边上说“这是园长妈妈”,孩子却哭着说“不是,我要自己的妈妈”,他们的关注点在“妈妈”一词上。而大班的孩子们已经非常熟悉我,关注点落在“园长”一词上。一位小学校长也曾坦言,一年级的孩子把她称为“校长妈妈”时,她很不习惯,原来是孩子们把幼儿园的称呼带到小学了。

虽然只是称谓,但这些有趣的讨论在接下来的几周中,不断得到了回应与发展。

运动时再遇到小王同学,他主动说:“我知道了,你姓龚。”我对他竖起大拇指。一群孩子见到我说“龚老师好”“龚园长好”,甚至还有孩子用沪语叫我:君老师(“龚”的沪语谐音)。一位老师传达了孩子们对园长妈妈的印象:她喜欢笑;她喜欢穿套装;她是温文尔雅的(这词把我惊艳到了);她很忙的,经常要去开会,还要去看

是,过几天我们再来聊聊。”同时,又和身边的老师说:“这个话题有意思,可以议一下。”

一转弯,见一群孩子在运动,其中有个非常喜欢和我聊天,让我获得了“园长妈妈”与孩子们之间的“距离”。看来,孩子对于自己口中的“园长妈妈”只是个称呼。小班时,有些还不适应幼儿园集体生活的孩子会拒

绝我的关心,而老师在边上说“这是园长妈妈”,孩子却哭着说“不是,我要自己的妈妈”,他们的关注点在“妈妈”一词上。而大班的孩子们已经非常熟悉我,关注点落在“园长”一词上。一位小学校长也曾坦言,一年级的孩子把她称为“校长妈妈”时,她很不习惯,原来是孩子们把幼儿园的称呼带到小学了。

虽然只是称谓,但这些有趣的讨论在接下来的几周中,不断得到了回应与发展。

运动时再遇到小王同学,他主动说:“我知道了,你姓龚。”我对他竖起大拇指。一群孩子见到我说“龚老师好”“龚园长好”,甚至还有孩子用沪语叫我:君老师(“龚”的沪语谐音)。一位老师传达了孩子们对园长妈妈的印象:她喜欢笑;她喜欢穿套装;她是温文尔雅的(这词把我惊艳到了);她很忙的,经常要去开会,还要去看

是,过几天我们再来聊聊。”同时,又和身边的老师说:“这个话题有意思,可以议一下。”

一转弯,见一群孩子在运动,其中有个非常喜欢和我聊天,让我获得了“园长妈妈”与孩子们之间的“距离”。看来,孩子对于自己口中的“园长妈妈”只是个称呼。小班时,有些还不适应幼儿园集体生活的孩子会拒

绝我的关心,而老师在边上说“这是园长妈妈”,孩子却哭着说“不是,我要自己的妈妈”,他们的关注点在“妈妈”一词上。而大班的孩子们已经非常熟悉我,关注点落在“园长”一词上。一位小学校长也曾坦言,一年级的孩子把她称为“校长妈妈”时,她很不习惯,原来是孩子们把幼儿园的称呼带到小学了。

虽然只是称谓,但这些有趣的讨论在接下来的几周中,不断得到了回应与发展。

运动时再遇到小王同学,他主动说:“我知道了,你姓龚。”我对他竖起大拇指。一群孩子见到我说“龚老师好”“龚园长好”,甚至还有孩子用沪语叫我:君老师(“龚”的沪语谐音)。一位老师传达了孩子们对园长妈妈的印象:她喜欢笑;她喜欢穿套装;她是温文尔雅的(这词把我惊艳到了);她很